



杰克·伦敦文集

JACK LONDON

2

河北教育出版社

Jack London

杰克·伦敦文集

第二卷

长篇小说

铁蹄



〔美〕杰克·伦敦 著

杨维东 刘维华 于建华 张瑞昌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9年·石家庄

前 言^①

埃弗哈德书稿本身并不能称为重要的历史资料。在历史学家眼里，书稿中有不少错误，不过仅仅是解释有误，并不是缺乏历史的真实性。艾维丝·埃弗哈德在七个世纪前写书稿时那段历史及其意义，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一切都清晰明了，可是当时却困扰着她，令她难以弄个明白。她全身心地投入在当时的历史之中，身处其所书写的历史事件之中，她那时无从预见未来。

从私人书稿来看，虽然埃弗哈德书稿因儿女之情而难免偏颇并存在历史的局限性，但是这部书稿却是极为珍贵的。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艾维丝·埃弗哈德的丈夫在当时的历史事件中并没有书稿中描绘的那么占有重要的地位，那么无与伦比的伟大。不过我们完全理解她把作为英雄豪杰来描绘，我们由衷地向她发出会心的微笑。

^① 《铁蹄》出版于1907年，是一部预言革命的小说。此前言是杰克·伦敦以一个虚构的名叫安东尼·麦雷迪思的名义写的。作者虚构了一个未来“大同世界”的学者在七百年后发现了描写1912年至1932年历史事件的埃弗哈德书稿。这位叫安东尼·麦雷迪思的学者向世人公布了这部书稿，他为书稿写了这篇前言，并且在书稿中进行了大量的详细的注释。——译者。

在我们看来，欧内斯特·埃弗哈德是一位难得的英雄，然而他并不像他的妻子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罕见的英雄人物。尽管他做了许多伟大的工作，并在解释和发展无产阶级哲学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但他只是把全部生命付诸于革命事业的全世界无数志士豪杰之一。他所称的“无产阶级科学”和“无产阶级哲学”反映了他思想的偏执和狭隘，这是当时任何人都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这部书稿，其不寻常的珍贵之处在于它给我们展现了并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历史时代。那是从1912年至1932年间的历史大动荡时期，当时人们的愚昧、谬误、猜忌、惊骇和误解，当时人们荒谬的伦理道德，疯狂的淫欲，登峰造极的无耻和自私自利——那个时代人们内心的一切都在这部书稿中得到了活生生的最充分的描写。我们生活在今天的光明世界之中，是无法弄懂那一切的。历史让我们了解这些事实，生物学和心理学让我们了解其原因，不过无论是历史还是生物学和心理学都无法将这一切活生生地展示给我们，我们只是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却无法理解这一切。

可是在我们读着埃弗哈德书稿的时候，我们自然就理解了这一切。我们似乎看见了久远的世界历史舞台上演着那出戏剧的人们的内心深处，他们的心理活动此刻变成了我们的心理活动。我们理解了艾维丝·埃弗哈德对她英雄丈夫的爱，也和他一起在那个时代中觉察到寡头政权令人恐怖的隐约可见的阴影正在向人们迫近。我们似乎看见企图毁灭整个人类的铁蹄（这个名词用得太过确切了）就要向我们踏将下来。

这里要说明一点，铁蹄，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名词，是欧内斯特·埃弗哈德最先使用的。我们刚刚发现的这部书稿恰好解决了一个历史之谜。过去我们只是在1912年12月出版

的乔治·米尔福德的《你们是奴隶》的小册子中最早见到这个名词。乔治·米尔福德是个不出名的革命宣传家，他是在芝加哥公社革命中被杀害的，这一点是在埃弗哈德书稿中看到的，除此之外，人们对他的事迹毫不知晓。他肯定是在欧内斯特·埃弗哈德对公众的某次讲演中听到这个名词，很可能就是在埃弗哈德竞选国会议员的1912年里。在书稿中可以看到，1912年春季埃弗哈德在一次私人家庭晚宴中提出了这个名词。据我们所知，此名词最早就是在这次晚宴中被用来称呼寡头政权的，这是确定无疑的了。

在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看来，寡头政权的出现使他们感到根本无法解释。除此之外的所有的在人类社会出现过程中出现的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必然要发生的，都有着其相应的历史地位。正如今天的天文学家可以准确地预测星球运行的结果一样，我们对历史重大事件的发生也可以确切地预料到。没有各个阶段的历史进程，人类社会就无法发展进步。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不可缺少的社会发展进程。然而，如果硬说铁蹄也是一个必要的历史阶段，那就大错特错了。究其实质，我们应该说这是人类社会进程中一段邪路，也可以说是开了历史的倒车，倒退到古老的人吃人的那几个残暴无道的政权统治的时代。但是那些残暴的政权是历史的必然，而铁蹄却根本不该出现。

封建社会是必然要来临的，虽然它是那么黑暗。高度中央集权化的罗马帝国的国家政权一旦灭亡，除了封建社会，又有什么样的社会制度能取而代之呢？铁蹄完全不是一码事，它在人类社会的必然发展进程中毫无地位。它绝非历史之必然，并且毫无必要。它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是一个畸形产物——它是妄想，是臆造，是邪恶的影像，它远在人们想像之外，甚至在梦

魔中都不会出现。今天，对于那些浅薄的夸夸其谈历史发展进程的政治理论家来说，它是一个历史的教训。

那个时代的社会学家们把资本主义制度视为资产阶级统治的顶峰，是熟透了的资产阶级革命成果。对这一观点，今天的我们完全赞同。同赫伯特·斯宾塞一样智慧的并持不同观点的大人物也非常肯定地认为，资本主义之后必定是社会主义的诞生。人们认为“大同世界”必将出现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腐朽没落的残骸上，并将放射出时代的光芒。然而当我们追溯历史时，今天的我们以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却惊惧万分地看到：资本主义在其由盛至衰的没落时期居然结出寡头政权这样一个狰狞可怖的果子。

寡头政权的出现是20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所始料不及的。当社会主义革命者刚刚意识到这一点时，寡头政权就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一个血淋淋的现实，一个令人惊惧的重大现实。而且据埃弗哈德书稿所述，当时的革命者完全以为铁蹄的寿命长不了，用不了几年就能将它消灭掉。对于那场毫无计划的“农民暴动”和爆发于条件还未成熟时机的“一次革命”，他们确实都能有所认识。然而对于“二次革命”为什么在时机成熟且计划严密的情况下仍会失败，而且失败得更加惨烈，他们却根本无法认识清楚。

艾维丝·埃弗哈德完成她的这部书稿的时间显然是在“二次革命”酝酿时期的最后几天里，所以她的书稿对“二次革命”的惨败根本就没有提及。看来她本打算在打垮铁蹄之后立即将这部书稿付诸出版，使她牺牲不久的丈夫在其生前为之浴血奋斗并做出成就的事业中获得属于他的所有的光荣。可是随之而来的却是“二次革命”的极为可怖的惨败。很可能就是在准备逃走或面临被雇佣军抓捕的危急形势下，她将书稿藏到了

韦克·罗宾庐一棵橡树的空心洞穴里。

艾维丝·埃弗哈德后来如何，再也没有音讯了。她肯定无疑是被雇佣军杀害了，不过对于这类的屠杀，铁蹄是根本不存留任何文字记载的，这一点无人不晓。然而直到她逃亡之前藏匿书稿时，她对“二次革命”惨败的可怕后果还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她更不会知道从那以后的人类社会长达三个世纪的艰难困苦的发展进程中继续爆发了“三次革命”、“四次革命”乃至无数次的革命斗争，而所有的一次次的斗争都遭到了血淋淋的惨败，直至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最终取得了胜利。她绝对不可能想到的是，她奉献给欧内斯特·埃弗哈德的爱情礼物居然无人知晓地在韦克·罗宾庐那棵古老橡树中沉睡了整整七个世纪。

安东尼·麦雷迪思

阿狄斯

“大同世界” 419 年 11 月 27 日

第一章 我的雄鹰

夏季的风轻盈地从红木树林中飘过，野河水流淌着，在长满绿色苔藓的石块上撞击飞溅，激起美妙的声响。阳光下，蝴蝶展翅起舞，蜜蜂成群结队地发出慵倦的嗡响声。这里多么静谧安宁，我坐在这里沉思默想，心情很不平静。使我不安的正是这静谧安宁的气氛。这似乎不是真实的。宇宙大地一片宁静，可这正是暴风骤雨来临之前的宁静。我支起双耳，全身心地聆听着这场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的前奏。噢，千万不要未待成熟就爆发，千万不要未待时机成熟就爆发啊^①！

我心神不安宁是毫不为怪的。我思索着，反复地思索着，

^① “二次革命”是欧内斯特·埃弗哈德与欧洲的革命领导人共同组织的，他起着主要的作用。他为发动这次革命做了极为充分的准备工作，以致当他于公元1932年春天被逮捕并秘密处决之后，他的合作者们几乎没有任何混乱和犹豫地按照他的策划而行动。埃弗哈德的妻子在丈夫被处决之后住到加利福尼亚州宋诺玛山中的叫做韦克·罗宾庐的小居所里。——安东尼·麦雷迪思

我没有办法不去想。我曾经长时间地投身在热火朝天的生活中，是那么习惯那样的生活，现在我却被安宁静寂窒息着；我无法按捺地默默思付着将要爆发的那场疯狂的死亡和毁灭的大灾难。我听见那些被殴打者发出的惨叫声，我看到（如同我过去曾看到的^①）那些美好可爱的躯体鲜血淋淋，皮开肉绽，我看见那些灵魂被残暴地从崇高的躯体中强拽出来，扔给了上帝。人们为了使和平与幸福降临人间，永驻大地，宁愿采取大屠杀和大毁灭的方法实现目的，我们可怜的人类啊。

何况，我实在太寂寞了。我只要不去思考这即将爆发的大事，我就会立刻想起那早已逝去的不复存在的人——我的雄鹰。他朝着人类自由的光辉理想——他的永恒的太阳，振动双翅，不倦地飞翔，在宇宙间搏击。我不可能坐置一旁，安闲地等待那场伟大事件的来临，那是他亲手创造的，但是他却已经无法亲眼目睹了。他为了这场伟大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生，甚至奉献了生命。他创造了它^②，它是他的杰作。

因此，在这心绪难宁的等候之时，我要将我丈夫一生的事迹写出来。在活着的人中间，只有我才能够最详细而准确地描述出他的品格；况且，这是一个无论怎样描写也不为夸张的崇高品格。他的灵魂如此伟大，以致于当我逐渐摆脱出情爱的缠绵之后，我最感遗憾的就是我的丈夫已经无法目睹即将出现的曙光了。他已经很扎实很牢固地奠基了这场革命，因此我们是不会失败的，绝不会失败。可憎的铁蹄！被它践踏在地上的人

① 可以肯定，她在这里指的是芝加哥公社。——安东尼·麦雷迪思

② 对艾维丝·埃弗哈德来说，我们并无不敬之意，但是应当说明的是，埃弗哈德只是策划“二次革命”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今天回过头看几个世纪前的历史，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埃弗哈德即使没有死，“二次革命”的悲痛失败也是不可避免的。——安东尼·麦雷迪思

类就要把它推下去。一声号令，全世界的劳苦大众就会站起身来。这是史无前例的大事件。劳动群众将肯定无疑地联合在一起，人类历史空前第一次，一场布满全球的国际性革命^①爆发了。

要知道，我始终挂记的就是这件即将发生的事情，我日夜同它共相处，我长时间地惦念着这件事，以致它在我的头脑中永远扎下了根。我一想起我的丈夫，就一定会想起它。我已经无法从头脑中将他和它分开了，怎么分得开？他是它的灵魂。

我已经说过，只有我最能够详尽地描写他的品格。他为自由而辛勤工作，历尽艰难困苦，这是无人不晓的。但是他所遭受的艰辛到底如何深重，他所经历的苦难如何沉痛，我最清楚；因为在苦心奋斗的二十年里，我和他始终在一起；我清楚地知道他那么有耐心，他那么孜孜不倦地工作，他对待革命事业那么忠心耿耿——他为着这革命运动，两个月之前，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想简略写一下，告诉读者欧内斯特·埃弗哈德是如何进入到我的生活中来的——我第一次遇见他的情景，他是怎样逐渐成熟起来的，我是怎样成为了他的生活的一部分，我还要告诉读者他是怎样使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的。由此，你们就可以借助于我的双眼来打量他，如同我一样了解他——了解除了我们那些非常秘密，非常甜蜜的难以说出口的事情之外的

^① “二次革命”是一场真正的国际性大革命。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计划，庞大之极，一个人的才能绝不足以拟定这项计划。世界上所有的寡头政权统治的国家里的劳动人民都做好了准备，一旦发出号令就举行起义。社会主义国家，即德国、意大利、法兰西以及大洋洲的所有国家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这些国家也为支援这次革命做了充分的准备，并且它们义无反顾地确实援助了这场革命，因而在“二次革命”失败之时，它们也随之被世界上寡头政权国家的联合阵线所击垮，寡头政权取代了社会主义政府。——安东尼·麦雷迪思

他的一切事情。

1912年2月的一天，他来到我家，他是应邀来参加我父亲^①举行的晚间宴席的，我的家位于巴克莱，那是我和他第一次相遇。他第一次给我的印象是很不佳的。当时他只是晚宴诸多客人之一，在会客室中等待着其他客人的时候，他与到场的人们相比有着天壤之别。那天晚上是个“教士之夜”，我父亲私下如此说。欧内斯特跻身于众多教会人士中间，显得很不相称。

起码他的衣饰就很不合体。他穿着一身深色的成衣套装，很不适合他的身材。说实在的，任何成衣都是不会合他身材的。他的双肩宽大厚实，肌肉发达隆起，可那天晚上他和平时一样穿着紧紧裹着身体的衣服，上衣被两肩撑得褶褶巴巴。他的脖子粗壮结实，像一个拳击家^②。我想，父亲发现的曾当过铁掌师傅的社会哲学家原来是这个样子。他看上去确实是这个样子，肌肉鼓起，脖子像公牛般粗壮。我心目中顿时把他看做一个头等天才人物，一个工人阶级中的瞎子汤姆^③。

他上来与我握手，他握手很结实，很有力，同时他用一双黑色的眼睛大胆地盯住我——我认为他太过于大胆了。要知

① 艾维丝·埃弗哈德的父亲约翰·坎宁安是巴克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教授，其专业为物理学。他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进行了大量独特性、创造性的科学研究工作。他的主要科学成就是他对电子的研究以及他的科学著作《物质和能同一论》。在这部巨著中，他奠定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学说，即物质的究极单位和力的究极单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这个学说很早以前就被奥列弗·罗奇爵士及研究放射性元素这门新科学的其他人所提出，但是始终没有通过实验而得到证明。——安东尼·麦雷迪思

② 当时人们为了金钱而举行一种竞技比赛。双方进行拳击，一方被打昏或被打死，另一方就取得一笔酬金。——安东尼·麦雷迪思

③ 这个比喻引用的人物是一位黑人盲音乐家，他是19世纪后半期名扬天下的。——安东尼·麦雷迪思

道，我是在我所生活的环境中长大，那时具有一种强烈的阶级意识。如果与我同阶级的男人如此大胆，我是不能饶恕他的。我那时不免沉下了脸，我转身去向莫尔豪斯主教问好，我顿感松下一口气来。莫尔豪斯主教是一个可亲而又严肃的中年人，他的相貌及品德都像基督，他还是个学者，我非常喜欢他。

欧内斯特·埃弗哈德的大胆，被我看做是无礼行为，其实这恰是他的性格特点之一，他很单纯，又很直爽，无所畏惧，他根本不肯把时间耗费在凡俗礼节之上。后来过了很长时间，他向我解释：“我一见到你就很喜欢，难道我不可以用眼尽情去看我喜爱的人吗？”我说过他是无所惧怕的。尽管他实际上是一个贫民，可他却是一个天生的贵族，是一个超人，正像尼采^①所说的那样，是一个金发野人，他还是一个积极的民主派。

我不停地招待着客人们，加上对他并没有好印象，于是我把这位工人阶级哲学家忘在了脑后，但是我有两三次在席桌上注意到他——尤其是看到他两眼闪闪发光，认真听取着牧师们轮番发言。他很幽默，这让我几乎原宥了他的那身服饰了。宴会进行了很长时间，牧师们纷纷不停地发表讲话，谈论工人阶级，谈论工人阶级同教会的关系，并谈教会过去及现在为工人阶级做的事情。他始终没有开口。我看到父亲因欧内斯特不发言而有些不安。有一次趁大家都没说话的短暂时刻，我父亲请他谈一谈，他却耸耸肩膀说：“我没有什么可谈的。”说完接着吃咸杏仁。

可父亲却不甘让他如此缄默，过了一会他说道：

^① 弗雷德里希·尼采是19世纪中叶的一位疯狂哲学家。他在去世以前曾发现过一些真理，但是他始终在人类思想理论上兜圈子，以致发了疯。——安东尼·麦雷迪思

“我们这里有一位就是工人阶级成员，我相信他将会以一种崭新的观点来说明问题，这肯定很新鲜有趣，这就是埃弗哈德先生。”

大家很有礼貌地表示出他们的兴趣，他们鼓励他发表看法。他们显示出一种对他宽宏、慈善的态度，实际上是一种卖弄老资格，对才疏学浅者宽待的态度。可以看出，欧内斯特看明白了这一种态度，他感到很有趣，他向四周的人们慢慢扫视了一遍，眼中闪着亮光，他微笑着。

“我对宗教辩论的那套规矩一窍不通。”他谦虚并犹犹豫豫地停住了话。

“请接着谈。”他们促着他说。

哈默费尔德博士说道：“我们不会对任何人心中的真理进行计较的。”他随后补充订正一句说：“只要他是诚挚的。”

“如此说来，你是将真理和诚挚分割开对待的吗？”欧内斯特说着笑了起来。

哈默费尔德博士倒吸一口凉气，勉强找出一句答话道：“年轻人，圣者也不免出点差错，圣者也难免出错呀。”

欧内斯特立刻换了一种态度，像是换了一个人。

“好，那么我来谈。”他说，“我要首先说一句：你们完全错啦。你们根本不了解工人阶级，而且比这还糟糕。你们的社会学与你们的思想方法恰恰一样，充满了谬误，没有丝毫价值。”

使我受到吸引的不是他讲出的话，而是他说话的那种方式。他一张口，那声音就令我振奋，他的声音和他的眼睛一样大胆。这是一声号角，令我的心绪振荡。席间所有的人都被激发起来，疲倦和睡意被一扫而光。

哈默费尔德博士责问道：“我们的思想方法究竟哪些是充

满谬误、无丝毫价值呢，年轻人？”他的声音和语气显出了不快。

“你们是形而上学者，你们用形而上学去证明任何一样东西，并且每一个形而上学者都用这种方法去证明其他任何一个形而上学者的错误，以此来满足自己。在思想范畴，你们既是狂热的世界创造者，又是无政府主义者。你们每一个人都凭着自己的想像和意愿创造了自己的世界，并且每个人都驻守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你们对自己周围的现实生活和世界并不了解，因而你们的思想除了应被视为精神错乱的现象外，在现实世界中是毫无地位的。

“当我在桌旁坐着听你们不停地说着，你们知道我想起了什么？你们令我不免想起中世纪的烦琐哲学家们，他们煞有介事地引经据典，争论着一个吸引人的问题：在一个小针尖上，到底可以容下多少天使在那儿舞蹈？真不可思议，我亲爱的先生们，正像一万年原始森林中弄神念咒的印第安巫医一样，你们根本不了解 20 世纪的文化生活。”

欧内斯特的眼睛炯炯有神，闪闪地眨动着，他的脸红通通的，看上去很是兴奋，他的下巴颏和牙齿随着嘴一起动着，他言辞犀利，话语不绝。实际上，这正是他平时习惯采用的说话方式。这样的讲话方式总是让人们情绪激荡，这样的进攻方式以短兵相接，横扫千军之势令人们失去常态，在所难逃。现在他们确实全都失去了常态。莫尔豪斯主教紧张地探过身子听着，哈默费尔德博士涨红了脸，又气又恼。其他一些人也被激怒了，也有几个人在微笑，他们以置身事外的态度欣赏着他。我呢，我感到他说的话和说话的方式很有意思。我看了看我的父亲，他在我们中间扔下了这颗活炸弹，他干下这件好事，看到这样的结局，我担心他会忍不住呵呵笑出来。

“你所说的我们是形而上学者，到底作何解释？你的用词很不明确。”哈默费尔德博士插上一句问道。

“正因为你们采用的推理方法是形而上学的，所以我把你们称为形而上学者。”欧内斯特继续说道，“你们的推理方法完全违反科学的推理方法，你们做出的结论根本是错误的。你们可以证明一切东西，却又证明不了任何东西，你们没有两个人对无论哪一样事情能够看法一致。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凭靠自己的感觉说明自己及宇宙，这种拿感觉来解说感觉是根本不可能的，正像提着自己的鞋子要把自己拉上来一样。”

“我不明白，”莫尔豪斯主教说，“我认为一切精神方面的东西都是形而上学的。数学是最严谨的一门科学，它令人信服，而它就纯粹是形而上学的。科学家推理的每一个思维过程都是形而上学的。你自然是同意我说的话喽？”

“你说的没错，你确实不明白，”欧内斯特回答说，“形而上学者是根据个人的主观来进行演绎推理，科学家是根据实践经验的事实来进行归纳推理；形而上学者是从理论到事实进行推理，科学家是从事实到理论进行推理；形而上学者是用自己来解释宇宙，科学家是用宇宙来解释自己。”

“很幸运，我们不是科学家。”哈默费尔德博士神气十足地说。

“那么，你们是什么人呢？”欧内斯特问道。

“我们是哲学家。”

“算了罢，”欧内斯特笑起来，“你脱离了现实而坚硬的土地，升到了天空，一个名词被你视为了升天机。还是请回到地面上来吧，请你明确告诉我，你的所谓哲学究竟是什么？”

“哲学即是……”哈默费尔德博士停下来清清嗓子，“是一种除了具有哲学头脑和气质的人，对任何其他人都无法完整地

赋予定义的东西。那些科学家只会把鼻子钻到实验管里，他们偏执单调的头脑是无法懂得哲学的。”

欧内斯特对这一攻击不动声色，他仍用他的老办法，将问题反回到对方身上，他和蔼地说：

“毫无疑问，你肯定会了解我就要对哲学所下的定义。但在我下定义之前，我先对你挑战，请你从我的定义中挑出错误，否则就做个免开尊口的形而上学者吧。哲学是所有科学中范畴最广的一种。同任何个别的科学及一切个别的科学完全一样，哲学采用了科学的推理方法，采用了归纳法，将一切个别的科学汇集为一门广大的科学。正如斯宾塞所说，任何个别科学中的已知事实均为总知识的局部。哲学将一切科学知识结合为一个整体。可以这样说，哲学是科学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科学之科学。对我这个定义，你认为如何？”

“非常佩服，五体投地。”哈默费尔德博士精神萎顿地嘟哝着。

欧内斯特却毫不留情。

“记住，”他用警告的语气说，“我的定义对形而上学给予了致命打击。你现在若是在我的定义中找不出错误，今后你就再也没有资格高谈形而上学的论调了。你竭尽一切气力挑错吧，在挑出破绽之前，免开尊口，别谈你的那套形而上学。”

欧内斯特停下话来。大家静默不语，哈默费尔德博士狼狈不堪，他头脑开始发昏。受到欧内斯特猛烈的正面攻击，他慌了手脚。这种论战方式直截了当，干脆利索，他没有遇到过。他眼巴巴地朝围坐桌旁的众人看了一圈，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替他答辩。我看到我的父亲用餐巾挡住嘴正在笑。

“另有一种方法，可以击败形而上学。”让哈默费尔德博士尴尬了好一阵之后，欧内斯特又说道，“就是用他们所做的工

作来评判他们。他们究竟为人类做了哪些事情？他们把自己的形影当做神灵，大谈空话，我承认他们为人类增添了不少乐子。至于那些看得见摸得到的事情，他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当科学家们论述血液循环的学说时，他们却用哲理去证明心脏是人类情感的发源之地，请原谅我滥用哲理这个名词。当科学家们造仓积粮，疏通城市污水时，他们却高唱饥荒和瘟疫是上帝给予人们的惩罚。当科学家们建造道路桥梁时，他们却按照自己的意愿和依据自己的形象在那里塑造上帝。当科学家们发现美洲，发现并寻找太空星球并究其规律时，他们却咬定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科学的已知事实一把他们对事物的主观解释推翻，他们就立即找出对事物的新的主观解释，包括对最近确定的事实的解释在内。科学每前进一步，他们就被迫后退一步。我相信他们直到世界末日，会永久这样干下去。总之，形而上学者没有做过任何事情，没有为人类做过任何实实在在的好事，在座的先生们，一个形而上学者是一个神汉巫医。和创造了一个披兽皮，吃鲸油的神的爱斯基摩人相比，你们只不过又多知道了几千年来确定的事实而已，正是这样，你们和爱斯基摩人只有这一点区别。”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在欧洲统治了十二个世纪，”巴林福德博士精神抖擞地说道，“亚里士多德恰是形而上学者。”

巴林福德博士向桌子周围的人们扫视，众人微笑点头，以示赞同。

“你举了一个最可悲的例子。”欧内斯特回答说，“你所指的那个时期，老实说，是人类历史上极为黑暗的时期，我们称这段时期为‘黑暗时期’。在那个时期里，科学受到形而上学的践踏；在那个时期里，物理学被用来充当寻求点金石的巫术，化学被充当炼金术，天文学成为占星学。很遗憾，亚里士